儒林外史

他念書走過來問道小檀越我只道你是想應
考要上進的念頭故買這本文章來念而今聽
見你念的是詩道个却念他則甚浦郎道我們
經紀人家那裏還想甚麼應考上進只是念兩
句詩破破俗罷了老和尚見他出語不俗便問
道你看這詩講的來麼浦郎道講不來的也多
若有一兩句講的來不由的心裏覺得歡喜老
和尚道你既然歡喜再念幾時我把兩本詩與
你看包你更歡喜哩浦郎道老師夫有甚麼詩

何不與我看看老和尚笑道且慢等你再想幾時着又過了些時老和尚下鄉到人家去念經有幾日不回來把房門鎖了殿上託了浦郎浦郎自心裏疑猜老師夫有甚麼詩却不肯就與我看哄我想的慌仔細算來三討不如一偷趁老和尚不在家到晚把房門撬開走了進去見桌上擺著一座香爐一個燈盞一串念珠桌上放著些廢殘的經典翻了一交那有個甚麼詩浦郎疑惑道難道老師夫哄我又尋到牀上尋著

一个枕箱一把銅鎖鎖著浦郎把鎖掀開見裏面重重包裹兩本錦面線裝的書上寫牛布衣詩稿浦郎喜道這个是了慌忙拏了出來把枕箱鎖好走出房來房門依舊關上將這兩本書拏到燈下一看不覺眉花眼笑手舞足蹈的起來是何緣故他平日讀的詩是唐詩文理深奧他不甚懂這个是時人的詩他看著就有五六分解的來故此歡喜又見那題目上都寫著呈相國某大人懷督學周大人婁公子偕遊鶯脰

湖分韻兼是令兄通政與舍太史話別寄懷王
觀察其餘某太守某司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
而足浦郎自想這相國督學太史通政以及太
守司馬明府都是而今的現任老爺們的稱呼
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就可
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因想他這人
姓牛我也姓牛他詩上只寫了牛布衣並不曾
有个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號刻起
兩方圖書來印在上面這兩本詩可不算了我

的了我從今就號做牛布衣當晚回家盤算喜了一夜次日又在店裏偷了幾十个錢走到吉祥寺門口一个刻圖書的郭鐵筆店裏櫃外和郭鐵筆拱一拱手坐下說道要費先生的心刻兩方圖書郭鐵筆遞過一張紙來道請寫尊銜浦郎把自已小名去了一个郎字寫道一方陰文圖書刻牛浦之印一方陽文刻布衣二字郭鐵筆接在手內將眼上下把浦郎一看說道先生便是牛布衣麼浦郎答道布衣是賤字郭鐵

雖慌忙爬出櫃臺來重新作揖請坐奉過茶來說道久已聞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容易不肯會人相交的都是貴官長者失敬失敬尊章即鐫上獻醜雖貧也不敢領此處也有幾位朋友仰慕先生改日同到貴寓拜訪浦郎恐他走到庵裏看出交象只得順口答道極承先生見愛但目今也因鄰郡一位當事約去做詩還有幾時耽閣只在明早就行先生且不必枉駕索性同來相聚罷關書也是小弟明早來領郭

錢肇應諾了浦郎次日討了圖書印在上面藏的好好的每晚仍在庵裏念詩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那日午後沒有生意間壁開米店的一位卜老爹走了過來坐著說閒話牛老爹店裏賣的有現成的百益酒盪了一壺撥出兩塊豆腐乳和些筍乾大頭菜擺在櫃臺上兩人吃著卜老爹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罷了生意這幾年也還與你令孫長成人了著實怜悧去得你老人家有了接代將來就是福人了牛老道老

哥告訴你不得我老年不幸把兒子媳婦都亡化了丟下這个孽障種子還不會娶得一个孫媳婦今年已十八歲了每日叫他出門討賒賬討到三更半夜不來家說著也不信不是一日了恐怕這厮知識開了在外沒脊骨鑽狗洞淘淥壞了身子將來我這幾根老骨頭却是叫何人送終說著不覺悽惶起來卜老道這也不甚難擺劃的事假如你焦他沒有房屋何不替他娶上一个孫媳婦一家一計過日子這也前後

免不得要做的事牛老道老哥我這小生意日用還餬不過來那得這一項銀子做這一件事卜老沉吟道如今到有一頭親事不知你可情願若情願時一个錢也不消費得牛老道却是那里有這一頭親事卜老道我先前有一个小女嫁在運漕賈家不幸我小女病故了女壻又出外經商遺下一个外甥女是我領來養在家裏倒大令孫一歲今年十九歲了你若不棄嫌就把與你做个孫媳婦你我做親我不爭

你的財禮你也不爭我的裝奩只要做幾件布草衣服況且一牆之隔打開一个門就攙了過來行人錢都可以省得的牛老聽罷大喜道極承老哥相愛明日就央媒到府上來求卜老道這个又不是了又不是我的孫女兒我和你這些客套做甚麼如今主親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費得你兩个帖子我那里把庚帖送過來你請先生擇一个好日子就把這事完成了牛老聽罷忙斟了一杯酒送過來出席作了一个揖

當下說定了卜老過去到晚牛浦回來祖父把
卜老爹這些好意告訴了一番牛浦不敢違拗
次早寫了兩副紅全帖一副拜卜老爲媒一副
拜姓賈的小親家那邊收了發過庚帖來牛老
請陰陽徐先生擇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過門
牛老把囤下來的幾石粮食變賣了做了一件
綠布棉袄紅布棉裙子青布上葢紫布褲子共
是四件暖衣又換了四樣首飾三日前送了過
去到了二十七日牛老淸晨起來把自已的被

褥搬到櫃臺上去睡他家只得一間半房子半間安著櫃臺一間做客座客座後半間就是新房當日牛老讓出牀來就同牛浦把新做的帳子被褥鋪疊起來又勻出一張小桌子端了進來放在後簷下有天䆫的所在好趁著亮放鏡子梳頭房裏停當把後面天井內搭了个蘆蓆的厦子做廚房忙了一早晨交了錢與牛浦出去買東西只見那邊卜老爹已是料理了些鏡子燈臺茶壺和一套盆桶兩个枕頭叫他大兒

子卜誠做一担挑了來挑進門放下和牛老作了揖牛老心裏著實不安請他坐下忙走到櫃裏面一个罐內倒出兩塊橘餅和些蜜餞天茄斟了一杯茶雙手遞與卜誠說道却是有勞的緊了使我老漢坐立不安卜誠道老伯快不要如此這是我們自已的事說罷坐下喫茶只見牛浦戴了新尾楞帽身穿青布新直裰新鞋淨襪從外面走了進來後邊跟著一个人手裏提著幾大塊肉兩个鷄一大尾魚和些閩笋芹菜

之類他自已手裏捧著油鹽作料走了進來牛老道這是你舅丈人快過來見禮牛浦丟下手裏東西向卜誠作揖下跪起來數錢打發那挐東西的人自捧著作料送到厨下去了隨後卜家第二个兒子卜信端了一个箱子內裏盛的是新娘子的針線鞋面又一个大捧盤十杯高菓子茶送了過來以為明早拜堂之用牛老留著喫茶牛浦也拜見過了卜家弟兄兩个坐了一回拜辭去了牛老自到厨下收拾酒席足忙

了一天到晚上店裏拏了一對長枝的紅蠟燭
點在房裏每枝上插了一朶通草花央請了鄰
居家兩位奶奶把新娘子攙了過來在房裏拜
了花燭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里與新
人和攙新人的奶奶坐自己在客坐內擺了一
張桌子點起蠟燭來杯箸安排停當請得卜家
父子三位來到牛老先斟了一杯酒奠了天地
再滿滿斟上一杯捧在手裏請卜老轉上說道
這一門親蒙老哥親家相愛我做兄弟的知感

不盡都是窮人家不能備个好席面只得這一杯水酒又還要屈了二位舅爺的坐凡事總是海涵了罷說著深深作下揖去卜老還了禮牛老又要奉卜誠卜信的席兩人再三辭了作揖坐下牛老道實是不成个酒饌至親面上休要笑話只是還有一說我家別的沒有茶葉和炭還有些須如今煨一壺好茶留親家坐著談談到五更天讓兩口兒出來磕个頭也盡我兄弟一點窮心卜老道親家外甥女年紀幼不知个

禮體他父親又不在跟前一些賠嫁的東西也沒有把我羞的要不的若說坐到天亮我自恁要和你老人家談談哩爲甚麼要去當下卜誠卜信喫了酒先回家去卜老坐到五更天兩口兒打扮出來先請牛老在上磕下頭去牛老道孫兒我不容易看養你到而今而今多虧了你這外公公替你成就了親事你已是有了房屋了我從今日起就把店裏的事卽交付與你一切買句賣句賒欠存留都是你自己主張我也

老了累不起了只好坐在店裏幫你照顧你只
當尋个老夥計罷了孫媳婦是好的只願你們
夫妻百年偕老多子多孫磕了頭起請下老爹
轉上受禮兩人磕下頭去卜老道我外孫女兒
有甚不到處姑爺你擔點他敬重上人不要違
拗夫主的言家下没有多人凡事勤慎些休惹
老人家著急兩禮罷說著扶了起來牛老又留
親家喫早飯卜老不肯辭別去了自此牛家嫡
親三口兒度日牛浦自從娶親好些時不會到

庵裏去那日出討賒賬順路往庵裡走走纔到浮橋口看見庵門外拴著五六匹馬馬上都有行李馬牌子跟著走近前去看章馱殿西邊櫈上坐著三四个人頭戴大氊帽身穿紬絹衣服左手拏著馬鞭子右手撚著鬚子脚下尖頭粉底皂靴蹺得高高的坐在那裏牛浦不敢進去老和尚在裏面一眼張見慌忙招手道小檀越你怎麽這些時不來我正要等你說話哩快些進來牛浦見他叫大著胆走了進去見和尚已

經將行李收拾停當恰待起身因喫了一驚道老師夫你收拾了行李要往那里去老和尚道這外面坐的幾個人是京裏九門提督齊大人那里差來的齊大人當時在京曾拜在我名下而今他陞做大官特地打發人來請我到京裏報國寺去做方丈我本不願去因前日有個朋友死在我這裏他却有個朋友到京會試去了我今借這个便到京尋著他這个朋友把他的喪齊了同去也了我這一番心願我前日說有

兩本詩要與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內我此時也不得功夫了你自開箱拏了去看還有一床褥子不好帶去還有些零碎器用都把與小檀越你替我照應著等我回來牛浦正要問話那幾个人走進來說道今日天色甚早還趕得幾十里路請老師父快上馬休誤了我們走道兒說著將行李搬出把老和尚簇擁上馬那幾个人都上了牲口牛浦送了出來只向老和尚說得一聲前途保重那一聲馬潑剌剌的如飛

一般也似去了牛浦望不見老和尚方纔回來自己查點一查點東西把老和尚鎖房門的鎖開了取了下來出門反鎖了庵門回家歇宿次日又到庵裏走走自想老和尚已去無人對証何不就認做牛布衣因取了一張白紙寫下五个大字道牛布衣寓內自此每日來走走又過了一个月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里閒著把賬盤一盤見欠賬上人欠的也有限了每日賣不上幾十文錢又都是柴米上支銷去了合共算

起本錢已是十去其七這店漸漸的撐不住了氣的眼睜睜說不出話來到晚牛浦回家問著他總歸不出一个清賬口裏只管之乎者也胡支扯葉牛老氣成一病七十歲的人元氣衰了又沒有參藥物補養病不過十日壽數已盡歸天去了牛浦夫妻兩口放聲大哭起來卜老聽了慌忙走過來見屍首停在門上叫著老哥眼淚如雨的哭了一場哭罷見牛浦在旁哭的言不得語不得說道這時節不是你哭的事吩咐外

甥女兒看好了老爹你同我出去料理棺衾牛浦揩淚謝了卜老當下同到卜老相熟的店裏賒了一具棺材又拏了許多的布叫裁縫趕着做起衣裳來當晚入殮次早雇了八個腳子抬往祖墳安葬卜老又還替他請了陰陽徐先生自己騎驢子同陰陽下去點了穴看着親家入土又哭了一場同陰陽生回來留着牛浦在墳上過了三日卜老一到家就有各項的人來要錢卜老都許着直到牛浦回家歸一歸店裏本

錢只抵得棺材店五兩銀子其餘布店裁縫脚子的錢都沒處出無計奈何只得把自己住的間半房子典與浮橋上抽鬮板的鬮牌子得典價十五兩除還淸了賬還剩四兩多銀子卜老叫他留著些到開年淸明替老爹成墳牛浦兩口子沒處住卜老把自已家裏出了一間房子叫他兩口兒搬來住下把那房子交與鬮牌子去了那日搬來卜老還辦了幾碗菜替他暖房卜老也到他房裏坐了一會只是想著死的親

家就要哽哽咽咽的哭不覺已是除夕卜老一家過年兒子媳婦房中都有酒席炭火卜老先送了幾斤炭叫牛浦在房裏生起火來又送了一桌酒菜叫他除夕在房裏立起牌位來祭奠老爹新年初一日叫他到墳上燒紙錢去又說道你到墳上去向老爹說我年紀老了這天氣冷我不能親自來替親家拜年說著又哭了牛浦應諾了去卜老直到初三纔出來賀節在人家吃了幾杯酒和些菜打從浮橋口過見那閘

牌子家換了新春聯貼的花花碌碌的不由的
一陣心酸流出許多眼淚來要家去忽然遇著
姪女壻一把拉了家去姪女兒打扮著出來拜
年拜過了留在房裏喫酒捧上糯米做的年團
子來喫了兩个已經不喫了姪女兒苦勸著又
喫了兩个回來一路迎著風就覺得有些不好
到晚頭疼發熱就睡倒了請了醫生來看有說
是著了氣氣裏了痰的也有說該發散的也有
說該用温中的也有說老年人該用補藥的紛

紛不一卜誠卜信慌了終日看著牛浦一早一晚的進房來問安那日天色晚了卜老爹睡在牀上見總眼里鑽進兩个人來走到牀前手里拏了一張紙遞與他看問別人都說不會看見有甚麼人卜老爹接紙在手看見一張花邊批文上寫著許多人的名字都用硃筆點了一單共有三十四五个人頭一名牛相他知道是他親家的名字末了一名便是他自己名字卜崇禮再要問那人時把眼一眨人和票子都不見

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結交官府致令親戚難依遨遊仕途幸遇宗誼可靠不知卜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牛浦想學詩只從相與老爺上起見是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真乃自已沒有功名富貴而慕人之功名富貴者吾儒所謂巧言令色病於夏畦大雄所謂弊人矢橛不是好狗也牛卜二老者乃不識字之窮人也其爲人之懇摯交友之肫誠反出識字有錢者之上作

者於此等處所加意描寫其寄托良深矣
竊財物者謂之賊竊聲名者亦謂之賊牛浦
旣竊老布衣之詩又竊老僧之鐃鈸等件居
然一賊矣故其開口便是賊談舉步便是賊
事是書中第一等下流人物作者之所痛惡
者也

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話說卜老爹睡在床上親自看見地府勾牌知道要去世了即把兩個兒子媳婦叫到跟前都吩咐了几句遺言又把方纔看見勾批的話說了道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我立刻就要去了兩个兒子哭哭啼啼忙取衣服來穿上穿著衣服他口裏自言自語道且喜我和我親家是一票他是頭一个我是末一个他已是去得遠

了我要趕上他去說著把身子一掙一頭倒在枕頭上兩个兒子都扯不住忙看時已沒了氣了後事都是現成的少不得修齋理七報喪開弔都是牛浦陪客這牛浦也就有几个念書的人和他相與乘著人亂也夾七夾八的來往初時卜家也還覺得新色後來見來的回數多了一个生意人家只見這些之乎者也的人來講獃話覺得可厭非止一日那日牛浦走到庵里庵門鎖著開了門只見一張帖子掉在地下上

面許多字是從門縫裏送進來的拾起一看上面寫道小弟董英在京師會試于馮琢菴年兄處得讀大作渴欲一晤以得識荊奉訪尊寓不值不勝悵悵明早幸駕少留片刻以便趨教至禱至禱看畢知道是訪那个牛布衣的但見帖子上有渴欲識荊的話是不會會過何不就認作牛布衣和他相會又想道他說在京會試定然是一位老爺且㕯他竟到卜家來會我嚇他一嚇卜家弟兄兩个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卽在

庵裡取紙筆寫了一个帖子說道牛布衣近日館于舍親卜宅尊客過問可至浮橋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寫畢帶了出來鎖好了門貼在門上回家向卜誠卜信說道明日有一位董老爺來拜他就是要做官的人我們不好輕慢如今要借重大爺明日早晨把客座裏收拾乾淨了還要借重二爺捧出兩杯茶來這都是大家臉上有光輝的事須帮襯一帮襯卜家弟兄兩个聽見有官來拜也覺得喜出望外一齊應諾

了第二日清早卜誠起來掃了客堂裏的地把囤米的摺子搬在廳外廊檐下取六張椅子對面放著叫渾家生起炭爐子煨出一壺茶來尋了一个捧盤兩个茶杯兩張茶匙又剝了四个圓眼一杯裏放兩个伺候停當直到早飯時候一个青衣人手持紅帖一路問了來道這里可有一位牛相公董老爺來拜卜誠道在這里接了帖飛跑進來說牛浦迎了出去見轎子已落在門首董孝廉下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淺藍

色緞圓領腳下粉底皂靴三綹鬚白淨面皮約
有三十多歲光景進來行了禮分賓主坐下董
孝廉先開口道久仰大名又讀佳作想慕之極
只疑先生老師宿學原來還這般青年更加可
敬牛浦道晚生山鄙之人胡亂筆墨蒙老先生
同馮琢翁過獎抱愧實多董孝廉道不敢卜信
捧出兩杯茶從上面走下來送與董孝廉董孝
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
中間牛浦打了躬向董孝廉道小价村野之人

不知禮體老先生休要見笑董孝廉笑道先生世外高人何必如此計論卜信聽見這話頭脖子都飛紅了接了茶盤骨都著嘴進去牛浦又問道老先生此番駕往何處董孝廉道弟已授職縣令今發來應天候缺行李尚在舟中因渴欲一晤故此兩次奉訪今既已接教過今晚即要開船赴蘇州去矣牛浦道晚生得蒙青目一日地主之誼也不會盡得如何便要去董孝廉道先生我們文章氣誼何必拘這些俗情弟此

去若早得一地方便可奉迎先生到署早晚請
教說罷起身要去牛浦攀留不住說道晚生即
刻就來船上奉送萬老爺道到也不敢勞了
只怕弟一出去船就要開不得奉候當下打躬
作別牛浦送到門外上轎去了牛浦送了回來
卜信氣得臉通紅迎著他一頓數說道牛姑爺
我至不濟也是你的舅丈人長親你叫我捧茶
去這是沒奈何也罷了怎麼當著萬老爺噪我
這是那里來的話牛浦道但凡官府來拜規矩

是該換二徧茶你只送了一遍就不見了我不說你也罷了你還來問我這些話這也可笑卜誠道姑爺不是這樣說雖則我家老二捧茶不該從上頭往下走你也不該就在董老爺跟前洒出來不惹的董老爺笑牛浦道董老爺看見了你這兩个灰撲撲的人也就彀笑的了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錯了纔笑卜信道我們生意人家也不要這老爺們來走動沒有借了爹光反惹他笑了去牛浦道不是我說一个大胆的話

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个老爺走進這屋裏來卜誠道沒的扯淡就算你相與老爺你到底不是个老爺牛浦道憑你向那个說去還是坐著同老爺打躬作揖的好還是捧茶給老爺吃走錯路惹老爺笑的好卜信道不要惡心我家也不希罕這樣老爺牛浦道不希罕麼明日向董老爺說拏帖子送到蕪湖縣先打一頓板子兩个人一齊叫道反了反了外甥女壻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是我家養

話你這年把的不是了就和他到縣裏去講講看是打那个的板子牛浦道那个怕你就和你去當下兩人把牛浦扯著扯到縣門口知縣纔發二梆不曾坐堂三人站在影壁前恰好遇著郭鐵筆走來問其所以卜誠道郭先生自古一斗米養个恩人一石米養个仇人這是我們養他的不是了郭鐵筆也著實說牛浦的不是道尊卑長幼自然之理這話却行不得但至親間見官也不雅相當下扯到茶館裏叫牛浦斟了

杯茶坐下卜誠道牛姑爺到也不是這樣說如今我家老爹去世家裡人口多我弟兄兩个招攬不來難得當著郭先生在此我們把這話說一說外甥女少不的是我們養著牛姑爺也該自已做出一个主意來只管不尷不尬住着也不是事牛浦道你說這話麼這話倒容易我從今日就搬了行李出來自已過日不纏擾你們就是了當下吃完茶勸開這一塲鬧三人又謝郭鐵筆郭鐵筆別過去了卜誠卜信回家牛浦

躲氣來家拏了一床被搬在庵里來住沒的吃
用把老和尚的鐃鈸叮噹都當了閒著無事去
望望郭鐵筆鐵筆不在店里櫃上有人家寄的
一部新縉紳賣牛浦揭開一看看見淮安府安
東縣新補的知縣董瑛字彥芳浙江仁和人說
道是了我何不尋他去忙走到庵里捲了被褥
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爐一架磬拏去當了二兩
多銀子也不到卜家告訴竟搭了江船恰好遇
順風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磯要搭揚州

船來到一个飯店裏店主人說道今日頭船已經開了沒有船只好住一夜明日午後上船牛浦放下行李走出店門見江沿上繫著一隻大船問店主人道這隻船可開的店主人笑道這隻船你怎上的起要等个大老官來包了纔走哩說罷走了進來走堂的拏了一雙筷子兩个小菜碟又是一碟臁猪頭肉一碟子蘆蒿炒豆腐干一碗湯一大碗飯一齊搬上來牛浦問這菜和飯是怎算走堂的道飯是二厘一碗葷菜

一分素的一半牛浦把這菜和飯都吃了又走出店門只見江沿上歇著一乘轎三担行李四个長隨那轎里走出一个人來頭戴方巾身穿沈香色夾紬直裰粉底皂靴手拏白紙扇花白鬍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一雙刺蝟眼兩个顴骨腮那人走出轎來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揚州鹽院太老爺那里去說話的你們小心伺候我到揚州另外賞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拏帖子送在江都縣重處船家唯唯連聲搭扶手請上

了船船家都帮着搬行李正搬得熱鬧店主人
向牛浦道你快些搭去牛浦捎着行李走到船
尾上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摇手叫他不要
則聲把他安在烟篷底下坐牛浦見他們衆人
把行李搬上了船長隨在艙裏拏出兩淮公務
的燈籠來挂在艙口叫船家把爐銚拏出來在
船頭上生起火來煨了一壺茶送進艙去天色
已黑點起燈籠來四個長隨都到後船來辦盤
子爐子上頓酒料理停當都捧到中艙裏點起

一隻紅蠟燭來牛浦偷眼在板縫里張那人時
對了蠟燭桌上擺著四盤菜左手拏著酒杯右
手按著一本書在那里點頭細看看了一回拏
進飯去吃了少頃吹燈睡了牛浦也悄悄睡下
是夜東北風緊三更時分瀟瀟颯颯的下起細
雨那烟蓬蘆蓆上漏下水來牛浦翻身打滾的
睡不著到五更天只聽得艙里叫道船家為甚
麼不開船船家道這大獃的頂頭風前頭就是
黄天蕩昨晚一號几十隻船都灣在這里那一

个敢開少停天色大亮船家燒起臉水送進艙去長隨們都到後艙來洗臉候著他們洗完也遞過一盆水與牛浦洗了只見兩个長隨打傘上岸去了一个長隨取了一隻金華火腿在船邊上向著港里洗洗了一會那兩个長隨買了一尾時魚一隻燒鴨一方肉和些鮮笋芹菜一齊拏上船來船家量米煮飯几个長隨過來收拾這几樣肴饌整治停當裝做四大盤又盪了一壺酒捧進艙去與那人吃早飯吃過剩下的

四个長隨拏到船後板上齊坐著吃了一會吃畢打掃船板乾淨纔是船家在烟篷底下取出一碟蘿蔔干和一碗飯與牛浦吃牛浦也吃了那雨雖略止了些風却不曾住到晌午時分那人把艙後開了一扇板一眼看見牛浦問道這是甚麽人船家陪著笑臉說道這是小的們帶的一分酒資那人道你這位少年何不進艙來坐坐牛浦得不得這一聲連忙從後面鑽進艙來便向那人作揖下跪那人舉手道船艙裏窄

不必行這个禮你且坐下牛浦道不敢拜問老先生尊姓那人道我麼姓牛名瑤草字叫做玉圃我本是徽州人你姓甚麼牛浦道晚生也姓牛祖籍本來也是新安牛玉圃不等他說完便接著道你既然姓牛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和你祖孫相稱罷我們徽州人稱叔祖是叔公你從今只叫我做叔公罷了牛浦聽了這話也覺愕然因見他如此體面不敢違拗因問道叔公此番到揚有甚麼公事牛玉圃道我不瞞你說我

八轎的官也不知相與過多少那倆不要我到他倆門裏去我是懶出門而今在這京家萬雪齋家也不是甚麼要緊的人他圖我相與的官府多有些聲勢每年請我在這里送我幾百兩銀留我代筆代筆也只是個名色我也不奈煩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我自在子午宮住你如今既認了我我自有用的著你處當下向船家說把他的行李拏進艙來船錢也在我這里算船家道老爺又認著了一个本家要多賞小的

們幾个酒錢哩這日晚飯就在艙里陪著牛玉圃喫到夜風住天已晴了五更鼓已到儀徵進了黃泥灘牛玉圃起來洗了臉攜著牛浦上岸走走走走上岸向牛浦道他們在船上收拾飯費事這裏有个大觀樓素菜甚好我和你去喫素飯罷回頭吩咐船上道你們自料理喫早飯我們往大觀樓喫飯就來不要人跟隨了說著到了大觀樓上得樓梯只見樓上先坐著一个戴方巾的人那人見牛玉圃嚇了一跳說道原來

是老弟牛玉圃道原來是老哥兩个平磕了頭
那人問此位是誰牛玉圃道這是舍姪孫向牛
浦道你快過來叩見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
弟兄常在大衙門里共事的王義安老先生快
來叩見牛浦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
横頭走堂的搬上飯來一碗炒麪觔一碗膾腐
皮三人喫著牛玉圃道我和你還是那年在齊
大老爺衙門裏相別直到而今王義安道那个
齊大老爺牛玉圃道便是做九門提督的了王

義安道齊大老爺待我兩个人是沒的說的了正說得稠密忽見樓梯上又走上兩个戴方巾的秀才來前面一个穿一件繭紬直裰胷前油了一塊後面一个穿一件元色直裰兩个袖子破的晃晃蕩蕩的走了上來兩个秀才一眼看見王義安那穿繭紬的道這不是我們這里豐家巷婊子家掌櫃的烏龜王義安那穿元色的道怎麼不是他他怎麼敢戴了方巾在這里胡鬧不由分說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

臉就足一个大嘴巴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兩个秀才越發威風牛玉圃走上去扯勸被兩个秀才啐了一口說道你一个衣冠中人同這烏龜坐著一桌子喫飯你不知道罷了旣知道還要來替他勸鬧連你也該死了還不快走在這裏討沒臉牛玉圃見這事不好悄悄拉了牛浦走下樓來會了賬急急走回去了這裏兩个秀才把烏龜打了个臭死店裏人做好做歹叫他認不是兩个秀才總不肯住要送他

到官落後打的烏龜急了在腰摸出三兩七錢
碎銀子來送與兩位相公做好看錢纔罷了放
他下去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開到揚州一直
拢了子午宮下處道士出來接著安放行李當
晚睡下次日早晨拏出一頂舊方巾和一件藍
紬直裰來遞與牛浦道今日要同往東家萬雪
齋先生家你穿了這个衣帽去當下叫了兩乘
轎子兩人坐了兩个長隨跟著一个抱著氈包
一直來到河下見一个大高門樓有七八个朝

拳坐在板櫈上中間夾著一个奶媽坐著說閒
話轎子到了門首兩人下轎走了進去那胡拳
都是認得的說道牛老爺回來了請在書房坐
當下走進了一个虎座的門樓過了磨磚的天
井到了廳上舉頭一看中間懸著一个大匾金
字是慎思堂三字傍邊一行兩淮鹽運使司鹽
運使荀玫書兩邊金箋對聯寫讀書好耕田好
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中間掛著
一軸倪雲林的畫書案上擺著一大塊不曾琢

過的㨾十二張花梨椅子左邊放著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鏡從鏡子後邊走進去兩扇門開了鵝卵石砌成的地循著塘沿走一路的朱紅欄杆走了進去三間花廳隔子中間懸著斑竹簾有兩个小么兒在那裡伺候見兩个走來揭開簾子讓了進去舉眼一看裏面擺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間懸著一个白紙墨字小匾是課花摘句四个字兩人坐下喫了茶那主人萬雪齋方從裏面走了出來頭戴方巾手搖金扇身

穿澄鄉繭紬直裰腳下朱履出來同牛玉圃作
揖牛玉圃叫過牛浦來見說道這是舍姪孫見
過了老先生三人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下面
又捧出一道茶來吃了萬雪齋道玉翁爲甚麼
在京耽閣這許多時牛玉圃道只爲我的名聲
太大了一到京住在承恩寺就有許多人來求
也有送斗方來的也有送扇子來的也有送册
頁來的都要我寫字做詩還有那分了題限了
韻來要求教的晝日晝夜打發不清纔打發淸

去了國公府裏徐二公子不知怎樣就知道小弟到了一回兩回打發管家來請他那管家都是錦衣衛指揮五品的前程到我下處來了幾次我只得到他家盤桓了幾天臨行再三不肯放我說是雪翁有要緊事等著纔勉強辭了來二公子也仰慕雪翁尊作詩稿是他親筆看的因在袖口裏拏出兩本詩來遞與萬雪齋萬雪齋接詩在手便問這一位令姪孫一向不曾會過多少尊庚了大號是甚麽牛浦答應不出來牛

玉圃道他今年纔二十歲年幼還不曾有號萬雪齋正要揭開詩本來看只見一个小厮飛跑進來稟道宋爺請到了萬雪齋起身道玉翁本該奉陪因第七个小妾有病請醫家宋仁老來看弟要去同他斟酌暫且告過你竟請在我這里寬坐用了飯坐到晚去說罷去了管家捧出四个小菜碟兩雙碗快來擡桌子擺飯牛玉圃向牛浦道他們擺飯還有一會功夫我和你且在那邊走走那邊還有許多齊整房子好看當

下領著牛浦走過了一个小橋循著塘沿走望見那邊高高低低許多樓閣那塘沿路一路栽著十幾顆柳樹牛玉圃走著回頭過來向他說道方才主人問著你話你怎麽不答應牛浦眼瞪瞪的望著牛玉圃的臉說不覺一脚蹉了个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牛玉圃慌忙來扶虧有柳樹攔著拉了起來鞋襪都濕透了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牛玉圃惱了沉著臉道你原來是上不的臺盤的人忙叫小厮毡包里拿

出一件衣裳來與他換了先送他回下處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旁人閒話說破財主行踪小子無良弄得老生掃興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卜氏兄弟雖做小生意之蠢人其待牛浦頗不薄何苦定要生事以侮弄之蓋牛浦初竊得一董老爺本無處可以賣弄不得不想到卜氏弟兄天下實有此等惡物一容他進門他便做出許多可惡勾當真無可奈何也

老爺二字平淡無奇之文也卜信捧茶之後三人用口乃有無數老爺字如火如花愈出愈奇正如平原君毛遂傳有無數先生字删去一二即不成文法而大減色澤矣

牛浦乃勢利薰心卑鄙不堪之人一出門即遇見牛玉圃長隨之盛食品之豐體統之潤私心艷羨猶夫狗偷熱油又愛又怕認爲叔公固其情願觀于板縫裏偷張時早已醉心欲死矣

牛玉圃雖鄙陋不足道之徒然亦何至與烏龜拜盟此其中必有緣故夫時世遷流今非昔比既云二十年前拜盟則二十年前之王義安尚未做烏龜可知或者義安亦是一个不安分之人江湖浮蕩當時曾與玉圃訂交彼此兄弟相稱其事已久今卒然見面未及深談而握手道故亦人情也玉圃云憶曾晤在齊大老爺處而義安聘然是玉圃徒欲說大話以嚇牛浦非真記得別時情事又可知

也

牛玉圃自述兩段乃其生平得意之筆到處以之籠絡人者而不知已爲牛浦窺破他日雖無道士之閒談吾知牛浦亦必有以處玉圃何也天下惟至柔能制至剛老小二牛實有剛柔之別也

或謂王義安無故戴方巾上飯館何爲也者曰此無足怪也揚郡風俗妓院之掌櫃者非以妻妾爲生意者也總持其事而已往往

華居後結納混跡衣冠隊中是其常事不料其底里者無從而責之也兩秀才必係與輩飯的學霸王義安素所畏服故愛其打而不敢辯說耳

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歎老景寡婦尋夫

話說牛玉圃看見牛浦跌在水裏不成模樣叫小廝叫轎子先送他回去牛浦到了下處惹了一肚子的氣把嘴骨都著坐在那裡坐了一會尋了一雙乾鞋襪換了道士來問可曾喫飯又不好說是沒有只得說喫了足足的餓了半天牛玉圃在萬家喫酒直到更把天纔回來上樓又把牛浦數說了一頓牛浦不敢回言彼此住

下次日一天無事第三日萬家又有人來請牛玉圃吩咐牛浦看著下處自己坐轎子去了牛浦同道士喫了早飯道士道我要到舊城里木蘭院一个師兄家走走牛相公你在家里坐著罷牛浦道我在家有甚事不如也同你去頑頑當下鎖了門同道士一直進了舊城一个茶館內坐下茶館里送上一壺乾烘茶一碟透糖一碟梅豆上來喫著道士問道牛相公你這位令叔祖可是親房的一向他老人家在這里不見

你相公來牛浦適也是路上遇著叙起來聯宗的我一向在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那董老爺好不好客記得我一初到他那裏時候纔送了帖子進去他就連忙叫兩个差人出來請我的轎我不曾坐轎却騎的是个驢我要下驢差人不肯兩个人牽了我的驢頭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閣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董老爺已是開了宅門自己迎了出來同我手攙著手走了進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辭他回來

他送我十七兩四錢五分細絲銀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著我騎上了驢口裏說道你此處若是得意就罷了若不得意再來尋我這樣人眞是難得我如今還要到他那裏去道士道這位老爺果然就難得了牛浦道我這東家萬雪齋老爺他是甚麼前程將來幾時有官做道士鼻子裏笑了一聲道萬家何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罷了若說做官只怕紗帽滿天飛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搶了他的去哩牛浦道這又奇了他

又不是倡優隸卒爲甚那紗帽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攛了去道士道你不知道他的出身麼我說與你你那不可說出來萬家他自小是我們這河下萬有旗程家的書童自小跟在書房伴讀他主子程明卿見他聰明到十八九歲上就叫他做小司客牛浦道怎麼樣叫做小司客道士道我們這裏鹽商人家比如托一个朋友在司上行走替他會官拜客每年幾百銀子辛俸這叫做大司客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發

一个家人去打聽料理這就叫做小司客了他做小司客的時候極其停當每年聚幾兩銀子先帶小貨後來就弄窩子不想他時運好那幾年窩價陡長他就尋了四五萬銀子便贖了身出來買了這所房子自己行鹽生意又好就發起十幾萬來萬有旗程家已經折了本錢回徽州去了所以沒人說他這件事去年萬家娶媳婦他媳婦也是个翰林的女兒萬家費了幾千兩銀子娶進來那日大吹大打執事燈籠就擺

了半街好不熱鬧到第三日親家要上門做朝

綵那裏就唱戲擺酒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淸早上

就一乘轎子擡了來坐在他那廳房裏萬家走

了出來就由不的自己跪着作了幾個揖當時

兌了一萬兩銀子出來纔餬的去了不曾破相

正說着木蘭院里走出兩个道士來把這道士

約了去喫齋道士告別去了牛浦自已喫了幾

杯茶走回下處來進了子午宫只見牛玉圃已

經回來坐在樓底下桌上擺着幾封大銀子樓

門還鎖著牛玉圃見牛浦進來叫他快開了樓門把銀子搬上樓去抱怨牛浦道適纔我叫看著下處你爲甚麼街上去胡撞牛浦道適纔我站在門口遇見敝縣的二公在門口過他見我就下了轎子說道許久不見要拉到船上談談故此去了一會牛玉圃見他會官就不說他不是了因問道你這位二公姓甚麼牛浦道他姓李是北直人便是這李二公也知道叔公牛玉圃道他們在官場中自然是聞我的名的牛浦

道他說也認得萬雪齋先生牛玉圃道雪齋也是交滿天下的因指著這个銀子道這就是雪齋家拏來的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醫生說是寒症藥里要用一个雪蝦蟆在揚州出了幾百銀子也沒處買聽見說蘇州還尋的出來他拏三百兩銀子托我去買我沒的功夫已在他跟前舉薦了你你如今去走一走還可以賺的幾兩銀子牛浦不敢違拗當夜牛玉圃買了一隻鷄和些酒替他餞行在樓上喫著牛浦道

方纔有一句話正要向叔公說是做縣李二公說的牛玉圃道甚麼話牛浦道萬雪齋先生算同叔公是極好的了但只是筆墨相與他家銀錢大事還不肯相托李二公說他生平有一个心腹的朋友叔公如今只要說同這个人相好他就諸事放心一切都托叔公不但叔公發財連我做姪孫的將來都有日子過牛玉圃道他心腹朋友是那一个牛浦道是徽州程明卿先生牛玉圃笑道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我

怎麽不認的我知道了喫完了酒各自壢下次日牛浦帶著銀子告辭叔公上船往蘇州去了次日萬家又來請酒牛玉圃坐轎子去到了萬家先有兩位鹽商坐在那里一个姓顧一个姓汪相見作過了揖那兩个鹽商說都是親戚不肯僭牛玉圃的坐讓牛玉圃坐在首席喫過了茶先講了些窩子長跌的話擡上席來兩位一桌奉過酒頭一碗上的冬蟲夏草萬雪齋請諸位喫著說道像這樣東西也是外方來的我們

揚州城里偏生多一个雪蝦蟇就偏生尋不出
來顧鹽商道還不曾尋著麼萬雪齋道正是揚
州沒有昨日纔托玉翁令姪孫到蘇州尋去了
汪鹽商道這樣希奇東西蘇州也未必有只怕
還要到我們徽州舊家人家尋去或者尋出來
萬雪齋道這話不錯一切的東西是我們徽州
出的好顧鹽商道不但東西出的好就是人物
也出在我們徽州牛玉圃忽然想起問道雪翁
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麽萬雪齋

聽了臉就緋紅一句也答不出來牛玉圃道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前日還有書子與我說不日就要到揚州少不的要與雪翁叙一叙萬雪齋氣的兩手氷冷總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顧鹽商道玉翁自古相交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我們今日且喫酒那些舊話不必談他罷了當晚勉强終席各自散去牛玉圃回到下處幾天不見萬家來請那日在樓上睡中覺一覺醒來長隨拏封書子上來說道這是河下萬老爺家送

來的不等回書去了牛玉圃折開來看刻下儀徵王漢策舍親令堂太親母七十大壽欲求先生做壽文一篇並求大筆書寫望即命駕往伊處至囑至囑牛玉圃看了這話便叫長隨叫了一隻草上飛往儀徵去當晚上船次早到丑壩上岸在米店內問王漢策老爺家米店人說道是做埠頭的王漢家他在法雲街朝東的一个新門樓子里面住牛玉圃走到王家一直進去見三間廠廳廳中間椅子上亮著一幅一幅的

僉字壽文左邊隐子口一張長桌一个秀才低著頭在那里寫見牛玉圃進廳丟下筆走了過來牛玉圃見他穿著繭紬直裰胸前油了一塊就喫了一驚那秀才認得牛玉圃說道你就是大觀樓同烏龜一桌喫飯的今日又來這裡做甚麼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鬧王漢策從裏面走出來向那秀才道先生請坐這个不與你相干那秀才自在那邊坐了王漢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也不作揖彼此坐下問道尊駕就是號玉

圃的麼牛玉圃道正是王漢策道我這里就是
萬府下店雪翁昨日有書子來說尊駕爲人不
甚端方又好結交匪類自今以後不敢勞尊了
因向帳房里秤出一兩銀子來遞與他說道我
也不留了你請尊便罷牛玉圃大怒說道我那
希罕這一兩銀子我自去和萬雪齋說把銀子
摜在椅子上王漢策道你既不要我也不强我
倒勸你不要到雪齋家去雪齋也不能會牛玉
圃氣忿忿的走了出去王漢策道恕不送了把

手一拱走了進去牛玉圃只得帶著長隨在丑
壩尋一个飯店住下口口聲聲只念著萬雪齋
這狗頭如此可惡走堂的笑道萬雪齋老爺是
極肯相與人的除非你說出他程家那話頭來
纔不尷尬說罷走過去了牛玉圃聽在耳朶裏
忙叫長隨去問那走堂的走堂的方如此這般
說出他是程明卿家管家最怕人揭挑他這个
事你必定說出來他纔惱的長隨把這个話回
覆了牛玉圃牛玉圃纔省悟道罷了我上了這

小畜生的當了當下住了一夜次日叫船到蘇州去尋牛浦上船之後盤纏不足長隨又辭去了兩个只剩兩个粗夯漢子跟着一直來到蘇州找在虎邱藥材行內牛浦正坐在那里見牛玉圃到迎了出來說道叔公來了牛玉圃道雪蝦蟆可曾有牛浦道還不曾有牛玉圃道近日鎮江有一个人家有了快把銀子拏來同着買去我的船就在閶門外當下押着他拏了銀子同上了船一路不說出走了幾天到了龍袍洲

地方是个没人烟的所在是日喫了早飯牛玉圃圓睜兩眼大怒道你可曉的我要打你哩牛浦嚇慌了道做孫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爲甚麼要打我呢牛玉圃道放你的狗屁你弄的好乾坤哩當下不由分說叫兩个夯漢把牛浦衣裳剝盡了帽子鞋襪都不留拏繩子綑起來臭打了一頓擡著往岸上一攛他那一隻船就扯起篷來去了牛浦被他攛的發昏又攛倒在一个糞窖子跟前滾一滾就要滾到糞窖子里面

去只得忍氣吞聲動也不敢動過了半月只見
江裡又來了一隻船那船到岸就住了一个客
人走上來糞窖子里面出恭牛浦喊他救命那
客人道你是何等樣人被甚人剝了衣裳綑倒
在此牛浦道老爹我是蕪湖縣的一个秀才因
安東縣董老爺請我去做館路上遇見強盜把
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只饒的一命在此
我是落難的人求老爹救我一救那客人驚道
你果然是安東縣董老爺衙門里去的麽我就

是安東縣人我如今替你解了繩子看見他精
赤條條不像模樣因說道相公且跕著我到船
上取个衣帽鞋襪來與你穿著好上船去當下
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一雙鞋一頂瓦
楞帽與他穿戴起來說道這帽子不是你相公
戴的如今且權戴著到前熱鬧所在再買方巾
罷牛浦穿了衣服下跪謝那客人扶了起來同
到船裏滿船客人聽了這話都喫一驚問這位
相公尊姓牛浦道我姓牛因拜問這位恩人尊

姓那客人道在下姓黃就是安東縣人家裡做个小生意是戲子行頭經紀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們班里人買些添的行頭從這里過不想無意中救了這一位相公你既是到董老爺衙門里去的且同我到安東在舍下住著整理些衣服再往衙門裡去牛浦深謝了從這日就喫這客人的飯此時天氣甚熱牛浦被剝了衣服在日頭下晒了半日又受了糞窖子里薰蒸的熱氣一到船上就害起痢疾來那痢疾又是禁

口痢裏急後重一天到晚都痢不淸只得坐在
船尾上兩手抓著船板由他痢痢到三四天就
像一个活鬼身上打的又發疼大腿在船沿坐
成兩條溝只聽得艙内客人悄悄商議道這个
人料想是不好了如今還是趂他有口氣送上
去若死了就費力了那位黃客人不肯他痢到
第五天上忽然鼻子里聞見一陣菉豆香向船
家道我想口菉豆湯喫滿船人都不肯他說道
我自家要喫我死了也無怨衆人没奈何只得

撒了屎買些菉豆來煮了一碗湯與他喫過肚里响了一陣痾出一拋大屎登時就好了扒進艙來謝了衆人睡下安息過了兩天漸漸復元到了安東先住在黃客人家黃客人替他買了一頂方巾添了件把衣服一雙靴穿著去拜董知縣董知縣果然歡喜當下留了酒飯要留在衙門里面住牛浦道晚生有个親戚在黃家還是住在他那裡便意些董知縣道這也罷了先生住在令親家早晚常進來走走我好請教牛

浦辭了出來黃客人見他果然同老翁相與十分敬重牛浦三日兩日進衙門去走走借著講詩爲名順便撞兩處木鐘弄起幾个錢來黃家又把第四个女兒招他做个女婿在安東快活過日子不想董知縣就陞任去了接任的是个姓向的知縣也是浙江人交代時候向知縣問董知縣可有甚麽事托他董知縣道倒沒甚麽事只有个做詩的朋友住在貴治叫做牛布衣老寅臺清目一二足感盛情向知縣應諾了董

知縣上京去牛浦送在一百里外到第三日纔回家渾家告訴他道昨日有个人來說是你蕪湖長房舅舅路過在這里看你我留他吃了个飯去了他說下半年同來再來看你牛浦心里疑惑並沒有這个舅舅不知是那一个且等他下半年來再處董知縣一路到了京師在吏部投了文次日過堂掣籤這時馮琢菴已中了進士散了部屬寓處就在吏部門口不遠董知縣先到他寓處來拜馮主事迎着坐下叙了寒溫

董知縣只說得一句貴友牛布衣在蕪湖甘露庵里不曾說這一番交情也不曾說到安東縣曾會著的一番話只見長班進來跪著稟道部里大人升堂了董知縣連忙辭別了去到部就掣了一个貴州知州的缺匆匆束裝赴任去了不曾再會馮主事馮主事過了幾時打發一个家人寄家書回去又拏出十兩銀子來問那家人道你可認得那牛布衣牛相公家家人道小的認得馮主事道這是十兩銀子你帶回去送

與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說他的丈夫現在蕪湖甘露庵裏寄个的信與他不可有誤這銀子說是我替與牛奶奶盤纏的管家領了主命回家見了主母辦理家務事畢便走到一个僻巷內一扇籬笆門關着管家走到門口只見一个小兒開門出來手裏拏了一个筲箕出去買米管家向他說是京裏馮老爺差來的小兒領他進去站在客坐內小兒就走進去了又走了出來問道你有甚說話管家問那小兒道牛奶奶

是你甚麼人那小兒道是大姑娘管家把這十兩銀子遞在他手裏說道這銀子是我家老爺帶與牛奶奶盤纏的說你家牛相公現在蕪湖甘露庵內寄个的信與你免得懸望小兒請他坐著把銀子接了進去管家看見中間懸著一軸稀破的古畫兩邊貼了許多的斗方六張破丟不落的竹椅天井裡一个土臺子臺子上一架藤花藤花旁邊就是籬笆門坐了一會只見那小兒捧出一杯茶來手里又拏了一个包子

包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道我家大姑說有勞你這个送給你買茶喫到家拜上太太到京拜上老爺多謝說的話我知道了管家承謝過去了牛奶奶接著這个銀子心里悽惶起來說他恁大年紀只管在外頭又没个兒女怎生是好我不如趁著這幾兩銀子走到蕪湖去尋他回來也是一場事主意已定把這兩間破房子鎖了交與隣居看守自己帶了侄子搭船一路來到蕪湖找到浮橋口甘露菴兩扇門掩著推開進

去韋馱菩薩面前香爐燭臺都沒有了又走進
去大殿上槅子倒的七橫八豎天井里一个老
道人坐著縫衣裳問著他只打手勢原來又啞
又聾問他這里面可有一个牛布衣他拏手指
著前頭一間屋里牛奶奶帶著侄子復身走出
來見韋馱菩薩旁邊一間屋又沒有門走了進
去屋里停著一具大棺材面前放著一張三隻
腿的桌子歪在半邊棺材上頭的魂旛也不見
了只剩了一根棍棺材貼頭上有字又被那屋

上沒有瓦雨零下來把字跡都剝落了只有大明兩字第三字只得一橫牛奶奶走到這裏不覺心驚肉顫那寒毛根根都豎起來又走進去問那道人道牛布衣莫不是死了道人把手搖兩搖指著門外他姪子道他說姑爺不曾死又到別處去了牛奶奶又走到廊外沿街細問人都說不聽見他死一直問到吉祥寺郭鐵筆店里郭鐵筆道他麼而今到安東董老爺任上去了牛奶奶此番得著實信立意往安東去尋只

閃這一番有分教錯中有錯無端更起波瀾人外求人有意做成交結不知牛奶奶曾到安東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牛浦未嘗不同安東董老爺相與後來至安東時董公未嘗不迎之致敬以有禮然在子午宮會道士時則未嘗一至安東與董公相晉接也刮刮而談謅出許多話說書中之道士不知是謊書外之閱者深知其謊行文之妙真李龍眠白描手也

想萬雪齋亦無甚布施道士處而牛玉圃時
時阿奉道士又厭厭聽久矣茶社中一席之談
固是多嘴亦是不平之鳴
牛浦之才十倍玉圃如說會見本縣二公可
謂鬪筍盡善之至若說會見縣尊則玉圃必
不見信知牛浦斷乎無此臉面也惟有二公
在不卽不離之閒眞舌上生蓮之筆
打牛浦時只說得一句你弄的好乾坤更不
必多話此又是玉圃極在行處假使細細數

說牛浦必有辭以對曰叔公會親口說與明
卿先生是二十年拜盟弟兄而玉圃反無說
以自解矣

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

儒林外史